



冯牧文集

9

日记书信卷

我喜欢写散文，也热衷于写散文，
许多时候，我都不相信传统的不写
不写散文的所谓“第三产业”。
我也认为散文是一种最为自由的文学
形式。在我的散文上主要是记录，自己
手和笔所走过的艰辛路程的足迹。有
一位评论家曾经这样评说过我的一些
关于云南的散文：“其是之所至，多为人
所未经之地；其笔之所及，自亦为
人所未状之景。幅幅画页，缀成长卷。
色彩或浓亮、或淡雅，但都洋溢着对
祖国山川、兄弟民族、边防战士的挚
爱之情。”其言不无溢美，却比较确切
地表达了我的写作追求。

目 次

日 记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四月十日 (广东海南岛、桂山岛、黄茅岛)	3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五月三十一日 (日本)	43
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六月十六日 (德国)	76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七月二十九日 (甘肃敦煌等)	110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十月二十四日 (美国)	115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五月四日 (美国、加拿大)	164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八日—八月十三日 (兰州、西宁、青海湖、格尔木、天水等)	214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四日 (四川九寨沟)	241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四月四日 (日本)	252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二十三日	
(贵阳、广州、福州、武夷山、厦门)	268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六月三十日	
(湖北武汉、江陵、三峡)	285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湖南湘西)	297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十六日	
(韩国、美国)	304
一九九〇年三月三日—三月九日	
(四川成都、乐山)	330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五日—六月一日	
(湖北宜昌、神农溪、恩施、利川等)	337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十月二十五日	
(杭州、苏州、上海)	367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一月二十八日	
(陕西西安、延安)	385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一日	
(辽宁鞍山)	396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海口、三亚、上海、合肥)	398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三月二十四日	
(福建漳州、东山、厦门)	409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三日—十月二十二日	
(意大利)	419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八日	
(苏州、上海)	442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	

(北京)	446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四日—五月二十八日	
(杭州、奉化、常州)	448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广东东莞)	460

书 信

致王习耕	469
致云南部队某部	470
致巴金	472
致召明	474
致刘绮	476
致吕征棘	478
致朱寨、张炯	480
致沙蠡 (二封)	482
致苏策 (二封)	485
致李乔	489
致李季、葛洛	491
致李瑛、徐怀中	493
致李国文、萧德生	495
致李文忠	497
致李钧龙 (三封)	498
致吴然	503
致张长 (二封)	505
致张发根	510
致张昆华 (十四封)	512

致张春宁（四封）	527
致范平	531
致《青青的群山》（汉语译本）座谈会	532
致周格	533
致周大新	535
致高悦彤（六封）	537
致郭小林（十九封）	544
致郭岭梅	563
致晓雪（十二封）	565
致黄土鼎	582
致曹亦为	583
致彭荆风（十封）	584
致富滢（三封）	595
致程小玲（十一封）	599
致蔡松珍	613
致臧克家（二十一封）	614
致缪俊杰（三封）	631
附录一：冯牧年表简编	634
附录二：冯牧著作目录	652
后 记	程小玲 654

日
记



一九六四年

二月二十五日——四月十日

(广东海南岛、桂山岛、黄茅岛)

2月25日，海上

昨天黄昏从广州四十三号码头登上驳船，沿珠江西折而驶去。十五分钟就看见了绿色的新华轮。原来是一艘只有三十吨的普通客轮。它看来甚至比停泊在珠江上的海军炮艇还要小。但是，它终究是一艘海轮，它要载我沿着南海岸驶向海南去。

我们的舱房在甲板下面最下一层，从位置看，我的床头处可能就是水面，果然，当夜静下来，便听到了伴随着柴油机声的汨汨水声。

说是夜十二时开船。我睡醒一觉时，却仍然觉得船好像并没有动。仔细听时，才听见有水声从船壁外流过。

清晨，我才第一次看到自己是在海上了。四面是未散的晨雾。两面是大小不一的海岛。水是浊黄色的，浪并不大，但却不规则地滚动着。看不出浪在推向哪方，你觉得，一排排的浪头向

前涌去，但突然又会从对面涌来一层浪头，于是，海面便时时出现一片片的白色泡沫。船的左方逐渐出现了渔船。它像一片树叶，两头翘起来，一会出现，一会又隐没在浪下。海鸥也出现了。它们并不像书上描写的那样有长长的翅膀。

船左方的山峦岛屿逐渐消失了。远望，是一片浊浪，消失在远方的云雾中。右岸，却始终有远山和小岛伴随，有时，可以看见岸边三五成群的渔船。

船走得很稳，顺风顺流而下。但，从水面上，是看不出水流的方向的，你只觉得似乎四面八方的浪，都在向船身挤过来，碰到了船身，又碎成一片浪花。

船走了十个小时左右，出现了奇特的景象：在大海中间，有一条界线把大海分成两种颜色：北面是黄色，南面是蓝色。界线划得那样清，好像用刀劈开的一样。当船驶过界线时，可以看见，尽管这里的浪花是不规则的，但界线却一直是清清楚楚的。

蓝色的才是真正的大海。在大海中，浪更大了（据说有八级风）。船摆动得厉害了一些。在这时，才可以看到真正的浪，是像排山倒海般地汹涌着的。远看，像是一片片移动的山峦，连顶峰也是光光的，偶尔出现一些白色的浪花，又像雪山的顶峰一样。从这里可以使人感到，大海的威力不是在海面，而是隐藏在深水之中。水面的浪是明显的，但威力不大，深水掀起的浪，却像一座座小山头似的，你拥我挤地追逐着前进。

船上坐了三百个旅客，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但大多数像是春节回海南的学生。

船上的医生郑国华，喜欢面无表情地说些故意引人发笑的话。一个民警，颇自豪于自己的职业，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起出远洋的见闻，谈起在印度洋中船尾会跳起多高。而二副是个有哮喘病的转业军人，过去是四十四军的。

这条船，过去去印度接过归国华侨。

一个高个子海军战士，仿效雷锋的样子，不停地在船上劳动着，扫地，送食物，洗痰盂。第二天，在餐厅中出现了表扬他的大字报。

2月26日

清晨，在摇摆中醒来，走出甲板，看见了一抹远山，山顶上还有高高的塔身，不知是古塔还是灯塔。过了一会，又可以隐约地看见海岸边的树丛。有时，树丛和海上的远帆混在一道，分不清是树影还是帆影。

下午一点半，船终于在海口以北几里处下锚了。下锚前，一个水手把用长绳系着的铁链扔向海底，看看还有多深。等到水深已经不能再前进时，便下了锚，一阵轰轰声之后，船底卷起一片浊泥，一下便扩散开去。

在北方，可以远远看见雷州半岛的地平线。南方，海口的建筑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

海南岛的岸边是平坦的，仿佛是一片平平的土地。只有东面和西边有小小的丘陵起伏。

2月28日，从海口到清澜港（八十公里）

在海口逗留了一天半。看过了五公祠（供祀李德裕、李纲、李光、胡铨、赵鼎以及苏东坡、邱浚和海瑞的），是一个摆满了奇花异草的幽静所在；又去看了琼台书院和海瑞墓。这大约是古人这个海岛上遗下的仅有的痕迹了。

从海口东行，是平直如带的环岛公路，路边，密植着形状好像马尾松的木麻黄，这真是一种美妙的植物，有着坚韧的生命力，枝叶下垂，针状的叶子比松枝还柔软。逐渐，两边的田野上

出现了大片的香茅草和种植得很规则的油棕。海南岛的周围看来都没有什么高山，沿海的土地，主要是平坦的丘陵地带。大片的田野是荒芜的，只有少数的稻田。椰树出现得越来越多了。先是在公路两边，逐渐，可望之处，到处都有亭亭挺立的椰树。看不见什么村庄，偶尔可从椰林中看到一排白色的小房。

汽车从南渡江的石桥上通过。江水很宽，但并不汹涌。听说过过去江水很大，但后来（1958年）在江上游的松涛（那大）水库修成后，江水流量便降低了（松涛水库听说是个绝妙的所在）。

中午，过文昌县，是个整洁的城市，一条小河贯穿全市而过。

我们要去的清澜港，离文昌十一公里。出了文昌，便可以遥遥望见海边水天连成一片，隐没在雾霭中。

刚驶进快艇支队驻地，便看见一群海军从码头跑过来。一个上校（后来得知是政委）用海南口音告诉我们：海上发现了情况，他马上要出发。接着，一片马达声，几只鱼雷快艇驶出了码头，消失在海面上。

支队驻地是一个热带植物花园，房子藏在绿荫之中，不仔细看，几乎找不到。一个山东口音的小伙子（姓李的少尉），带我们从码头上登上一艘小炮艇，驶出海湾，到对岸的建华山去看椰林。那里是椰海公社，是全岛椰林最茂密的地方。小艇很小巧，一个中尉指挥八个水兵在操作。水兵住在甲板下面，甲板上有三挺机枪。小艇在岸边十公尺处搁浅了，我们又换乘一只小木船（形状如椰壳）上岸去。

上岸，我们便进入了椰树的密林。这里的椰林一点也不像我所想象的，而是好像走进了一座原始森林。不过，在你四周都是密密麻麻横七竖八的椰树，树上果实累累。许多树被台风刮倒了，但，它又抬起头来，向上生长着。我原来以为这里渺无人

烟，但仔细看时才发现，到处都是漂亮的白色房屋。墙壁和地都是用珊瑚石灰抹成的，像童话中的房子一样。

一些年轻人正在用椰干盖房子，一个穿麻布衣的青年说，这是为一家家属修的。他叫一个小孩子替我们上树摘下五个大椰子来（这孩子上树飞快），却只收了五角钱。

小吴（丁华）谈了不少有趣的事。有关于吊罗山剿匪和蜈鼓州捉大蜥蜴的。这是个积累了不少生活见闻的小伙子。

在蜈鼓州岛上，部队刚去时，到处是半尺长的蜈蚣，经常落在床铺上，桌子上。有一次，人们发现蒸的一笼馒头不见了，以为被人偷走，第二天，又丢了一笼。后来派人来埋伏，才发现原来是从山上下来的大蜥蜴。战士把它打死了，足有七八十斤重。

在椰林，随处可以看到野生的辣椒树，长着比米粒略大的山椒。在这里的户里，许多东西都是用椰棕做成的，绳子、扫帚和放油盐的用具。

在清澜港口，一个老太太正在用尼龙丝织渔网。

港口，军舰上的灯一明一灭，像远方的星光。

小尉带我们参观了鱼雷。这个庞然巨物，浑身涂着油，躺在架子上。从它身上的一个洞口看去，里面的机械十分复杂。这种鱼雷可以自动操纵，发射时，可以让它在水面上或是水下若干公尺运行。

2月29日，从清澜经加积（琼海）、万陵到兴隆

在加积以北，车时时穿行在林荫路中，这林荫路，多数时间是由高耸入云的椰树构成的。除了有一段路是越过了几座荒僻的丘陵以外（它们上面也仍然长着茂盛的灌木），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椰林中穿行。这一带，其他树木不多，除了有时可见成片的为了防风而种植的木麻林之外，在河流两岸，在稻田四周，在

村落上空，高踞树之上的，总是椰树。

在琼海附近，逐渐可见坡度不大的山岭，据说，这一带便是过去琼崖纵队出没的地区。红色娘子军的连长冯增敏，现在还在加积做妇联主任。万陵是一个小县城。但它四周的田野也是富庶肥沃的。在接近兴隆时，途中时时可见穿着红绿衣服的姑娘。道旁也出现了大片的三叶橡胶林。冬天，叶子大半脱落，但胶林种植的齐整整，而且一样高低。

我们被安置在兴隆农场的温泉招待所——这座精致的小建筑坐落在花木丛中，一个健壮的马来西亚长大的姑娘指点说，这是可可，那是面包树，但是，其他一些奇花异卉她就说不上来了。面包树的叶子很大，有些像龟背竹。有一种大粒咖啡，颗粒有小杏大。几棵塔松，亭亭玉立，在风中摇曳。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完全由归侨组成的农场有多大规模。但是，从汽车走过的经济作物林带看来，这个农场整个是在一片锦绣土地上，到处是各种各样的花木和经济作物。触目所及，都可以看见成片的油棕，三叶胶，椰林，胡椒，咖啡，可可。玉兰、芒果、龙眼的长长的叶子在风中闪光，柠檬林发出清新的香气。

有一种叶子像芋头的花，叶中央是猩红色的，叫野芋花。另一种花，像剑麻，据说叶子煮水可治内伤。

3月1日

太阳河边的青年男女进城赶街。

早晨的景色，白云给群山绣了一道花边。

人们唱着：“青山高，白云飘，太阳河边风光好。”

路边，是一层层不同的作物：剑麻、椰子、可可、咖啡。

油棕园，1955年开辟的，油棕有一公尺多的直径。叶干像

一层层的台阶，整个园子，像是无数巨柱撑起的巨大建筑物。沙红说这里是蛇鼠出没的地方。

旁边是大片的胡椒园，一丛丛的胡椒树有一丈高，其中八棵是元老。地上盖着茅草，保护土壤。

这里吃辣椒，都是野生的，随地都可以捡到，遍山都是。

在“相思路”边，是标本园。在标本园可见：

鳄梨，丁香，胡椒组成的小丘。

红色榴莲，牛奶果。

榴莲果是果皇，红毛丹是果后。

暹罗睡芒果，树干横在地上。

小径上，是“讨厌”的含羞草。

大粒咖啡。可可。可制糖的糖棕。用树干做的淀粉。

从温泉招待所到场部，有五华里左右。在公路上的大路两边，整齐地栽植着各种热带作物。靠路边的剑麻，刚刚割过枝条，只留下中间一束剑麻的叶子伸向天空，远望，好像一排执戟的卫兵一样。后面是刚茁生出的椰子。椰子后面，是一排巨人似的英雄树。再后面，便是一块块的可可、咖啡和胡椒地了。

一座洋灰桥横在一条清澈的小河上，河两岸，是茂密的丛林。这条河，叫做太阳河。

我们访问了一家老工人。有着清瘦的南方脸孔的老人，在一间瓦房下，用咖啡招待着我们。

这里的文工团，也许是和劳动和生活结合得最紧密的文工团了。团员们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过着集体生活。门口黑板报上，公布着三四月份的排练计划：全部都是自己的节目，其中还有印尼和柬埔寨的舞蹈。

在吃饭的餐厅中，陈列着此地生产的作物和果实，其中有面

包果、红毛丹和榴莲。墙上挂着一只大龙虾和一条巨大的蜥蜴。

清晨，群山弥漫在云雾中。环顾四面，披覆着一片浓绿的山峦好像镶上了一道银白色的花边。云彩从山顶游向山谷，然后又逐渐消失。中午，终于出了太阳，空气马上变得很热。连毛衣都穿不住了。

3月2日

清晨，从招待所到联合工厂去。太阳刚刚升起，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已经劳动得浑身热气腾腾了。

工厂在南边三公里处。党委书记，一个朴素得像个普通工人的中年人，带我们参观了几个主要车间。规模最大的要算制造车间了。到处是一片机器轰轰声，电锯把原木锯成木板，电刨和电钻又把它做成零件。在另一个木棚中，我们看到了木制成品。在机器制造组，有着更加强烈的工厂气氛。各种车床在车、刨、旋钻。旁边放着工人们自己制作的木电刨机床。

在几个车间巡行一遍以后，不禁使人产生这样的思想：以这里为起点，这些生气勃勃的小伙子们，正在把他们的山川田野建筑成一座现代化的庄园。

我们过了一道小溪，走进一片热带作物林，看见了那个有名的可可老人韦有。这个在马来西亚被卖过两次“猪”的单身汉，已经六十五岁，但看上去似乎要年轻一些。我以为他在散步，但书记说，他本来应当退休，但他一分钟也闲不住，一清早便要到这里由他开辟成功的果木园来劳动。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他带我们看了各种不同品种的可可，在指点着哪一棵是厚皮种，哪一棵是薄皮种时，总要加上一句，这一株是那棵老树的子或是孙。我们看见了一片绿荫遮天的果木林，它们有我从未见过的红毛丹和榴莲，也有泰国种的柚子和木菠萝。木菠萝结满了树

身。

但他最得意的还是可可。那株老树已经半枯萎了，他还是深情地摸着它的枝叶。但回头看到那一大片可可林中的累累的挤满在树干上的果实时，他还是满意地笑了。他身体不好，有风湿病，但他却无论如何也不肯退休。

过了分水岭，气候似乎突然变热。四山的植物也逐渐稀疏。土地干旱，油棕和椰子的叶子是枯黄色的，我们在一阵阵热风中，一件件地脱下衣服，等到临近南海边时，已经只能穿一件衬衣了。

途中经过了陵水县，挥汗如雨，空气郁闷，有点像西双版纳的景洪。

我们下午三时到了榆林港。一条公路笔直地伸向海边，两道山岭像两只手臂似的把海港抱起来，这便是著名的榆林港了。

在公路北，是陆军，公路南，是海军。公路两边，是高大的凤凰树。

我们住在红楼。从这里走到海边，要十五分钟。我们去拾了贝壳，也拾到了形状又像蟹又像虾的寄生蟹。

3月3日，榆林港，鹿回头

清早去三亚——崖县所在地。公路西行，穿过一座架设在港汊上的长桥。桥左，可见一块块方形的盐田。远处堆着小山丘般的雪白的盐。盐田上，架在木架上的风车正在随风转动——这是用来车海水入田的。

三亚是个美丽洁净的海滨小城。笔直的柏油路，两面是茂密的凤凰林，树丛后面，是新建起的商店。这个城市，在1958年前，只有两排低矮的小草房，但现在已经成为一座漂亮的现代化的城镇了。从马路尽头，可转到海滨，这是榆林西侧的海港，从

前是日本人的军港，港口尚遗有当年的装置。在海边，可以遥遥望见东西二岛。靠海岸的礁石堆上，有灯塔。这一带沙滩上到处都有漂亮的贝壳。渔民们正在浅水中洗鱼。我们从鱼筐中找到了一种叫做“飞螺”的贝壳，一面红，一面白，像纸一样薄。海边，有一道渔民小街，低矮的草房，从门口看去，里面很整洁。这些草房的一个有意思的特点是前后门都开着，以便叫台风从中穿过。

榆林港——两只握紧了拳头的手臂伸向南方，把一片碧绿的海湾抱在怀中。

鹿回头的传说——一个黎族的猎人追赶一头金鹿。金鹿向南疾驰，走到海边无路可走了，回过头来哀鸣了一声，猎人定睛看时，回过头来的金鹿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传说，在鹿回头村（现在叫椰庄农场）居住的居民，就是她的子孙。

著名的椰庄，建筑在右边向大海伸出去的半岛中部的一片椰林深处。这里的土地是干枯的，有时可以看到海底的痕迹。但椰树长得冲天而立，几乎有三层楼那么高。一幢幢小洋房便掩映在椰林中。听说，在月夜之中，在椰林中漫步，透过椰林远眺大海，是一幅绝妙的美妙景色。

鹿回头村，还保留着浓厚的黎族气氛。房子大都是用椰叶建造的，顶上盖着茅草。墙壁是用椰叶编成的篾片搭成，远远望去，好像是由许多花边接成的。

但也出现了许多雪白的砖瓦房。农场的场长，是个东北人。此地全部人员只有八百多人，劳动力四百多，主要作物是种椰子。但是，仅仅在小学中读书的小学生，便有一百八十多人。我们到小学去观光时，学生正在上课。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是黎族人，他们正在安静地上课。他们的课堂白得耀人眼目，仔细看时，可以看出，这里的房屋原来是用贝壳和珊瑚石做原料造成